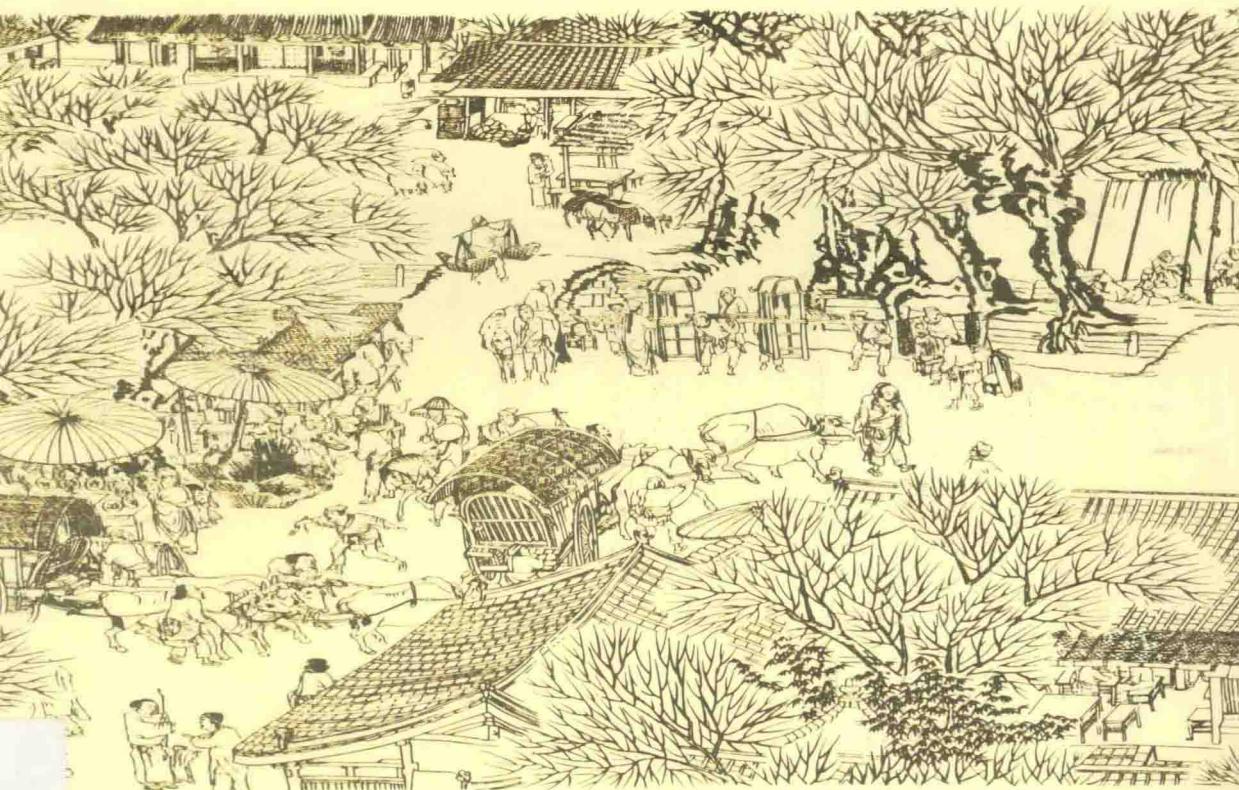


揭开一个被铁蹄与悲情遮蔽的惊艳盛世！

大宋帝国三百年⁵

文功武治宋太宗：公元976年至997年军政故实（下）

金纲 /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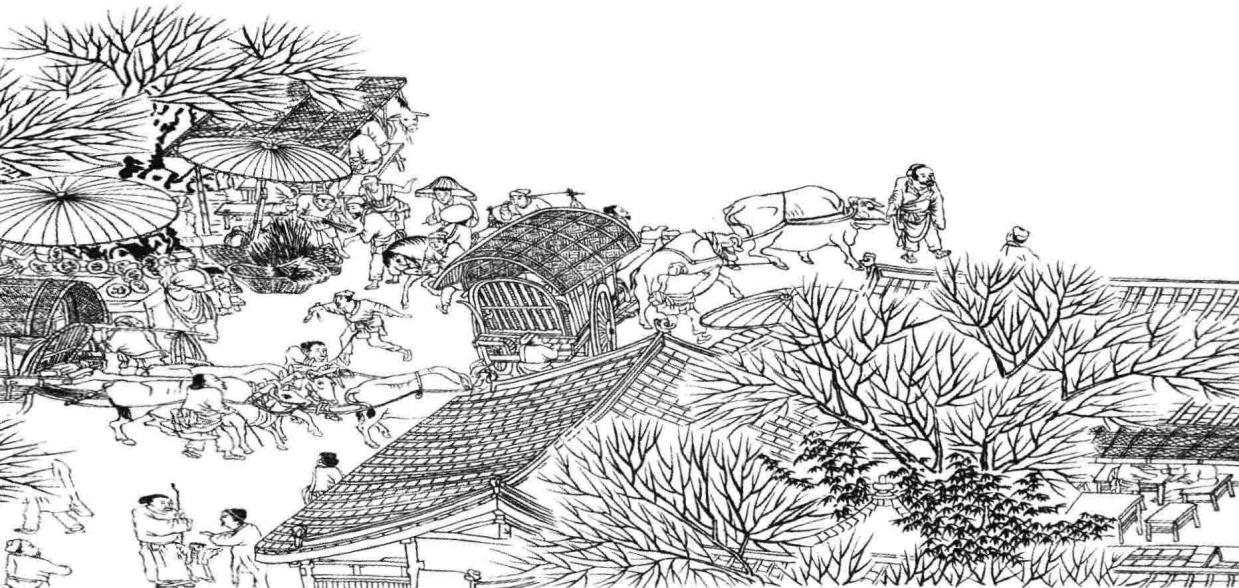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大宋帝国三百年⑤

文功武治宋太宗：公元976年至997年军政故实（下）

金纲 /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宋帝国三百年.5, 文功武治宋太宗: 公元976年至997年军政故实.下 / 金纲著. —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7978-6

I. ①大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中国历史－宋代－通俗读物 IV. ①K244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95213号

书 名 大宋帝国三百年 ⑤
文功武治宋太宗: 公元976年至997年军政故实(下)

著 者 金 纲
责 任 编 辑 孙金荣
特 约 编 辑 曹红凯
责 任 校 对 郭慧红
内 文 设 计 张颖颖
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 版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 版 社 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23
字 数 306千字
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7978-6
定 价 48.0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壹 皇弟之死	1
“金匮之盟”的“再传”版本 / 2	《建隆遗事》中的顾命大臣 / 5
为赵炅辩诬：太宗不会谋害亲侄 / 7	“但见血山耳，安得假山！” / 10
卖直取名 / 14	“八大王”赵元俨 / 15
“驸马升行” / 17	荆国大长公主恪守“古礼” / 19
赵普失宠三案 / 21	“普由是愤怒” / 24
黎桓袭杀侯仁宝 / 27	柴禹锡告发秦王 / 28
密奏中的“权幸” / 30	雷德骧与雷有邻父子 / 32
“金匮之盟”的悖论 / 34	金明池未遂政变 / 36
“兄终弟及”集团 / 38	几千个耳光子 / 40

貳 赵普与卢多逊..... 43

李符与赵廷美之死 / 44	陈国夫人耿氏之谜 / 46
“把断剑门烧栈道，西川别是一乾坤” / 48 小胖孩和小瘦孩 / 50	
卢多逊的大见识与小聪明 / 51	“倒卢”“倒赵”与“倒秦” / 55
“月头银”之变 / 57	寇准簪花 / 59
禳灾祈福的赵普 / 61	半世评语 / 62
“天伦为重，大位为轻” / 65	《宋论》中的四个观点 / 66
疯癫长子赵元佐 / 68	让国四贤人 / 70
赵元佐被废 / 73	“德不孤，必有邻” / 75
“晋邸旧人”柴禹锡 / 77	“公当偏霸一方” / 79
江湖险，廊庙更险 / 81	

叁 文治..... 83

搜求天下书 / 84	“人之嗜好，不可不戒” / 86
《太平御览》 / 87	太宗论刘义隆、杨素、许敬宗 / 90
“仁者之愚” / 93	“万岁”与“眉寿” / 94
人君当淡然无欲 / 95	“飞白” / 97
契丹的学术成果 / 99	《淳化阁帖》尽显大宋风韵 / 100
《孝经碑》与《雍熙广韵》 / 100	“十六字教” / 102
“家法”与“家学” / 104	李觉讲《泰卦》 / 105
“羁縻文人论” / 107	

肆 法制 111

不完美的圣贤大义 / 112	刑罚“鼠弹筝” / 115
好“言事”者王济 / 117	修《刑统》，重“听断” / 119
击登闻鼓“民告官” / 121	申理冤滞，感召和气 / 123
烂葱案 / 124	礼治未病，法治已病 / 126
“法当原情” / 128	叔叔告侄内有隐情 / 130
宽大兵痞，护持工人 / 131	皇子被推问 / 132
安崇緒疑案 / 135	“采牲”杀人以死罪论 / 137
禁“生祠” / 138	钻法律空子的“刁民” / 139

伍 名臣·名流 143

大宋精英 / 144	“弭冤白谤，第一天理” / 146
“等身书” / 149	贤者贤，荐贤者尤贤 / 152
宇宙小，一身大 / 154	人民，本也，疆土，末也 / 156
偶像李大亮 / 160	画地十策 / 162
法贵有常，政尚清净 / 166	仍旧贯 / 170
食料羊 / 173	“居官弛慢”与“清净之理” / 175
愿得制度狭小 / 177	广开言路与楚文王 / 178
吕蒙正与太宗的博弈 / 181	不可夺之志 / 184
吕相四故实 / 185	风浪中端坐 / 187
得嘉赏未尝喜，遇抑挫未尝惧 / 189	曲突徙薪，方为真智者 / 192

君臣际会的动人之处 / 194	风波之言不足虑也 / 195
奇才寇准 / 198	刚猛宰辅不敢自辩 / 199
君臣选太子 / 202	价值制衡 / 204
若水雪冤 / 208	李昉不朝宋太祖 / 210
一钱不值 / 214	善人君子，父子相继 / 215

陆 王禹偁、柳开、潘阆 217

磨面为生要致君尧舜 / 218	《端拱箴》与《御戎十策》 / 219
道安尼姑案 / 221	以夷制夷 / 222
“讞诗”与“势利” / 223	贬谪文化 / 225
白体诗《畲田词》 / 227	馊主意 / 228
谢泌两批太宗诏书 / 229	差点挨板砖的大臣 / 232
大言柳开 / 234	柳开为官三事 / 236
亦侠亦匪 / 238	拜求徐铉“赐之一言” / 241
卫道者与米舒卡 / 243	嘲柳开 / 244
弩下逃箭 / 246	潘阆“隐身” / 247
手把红旗旗不湿 / 249	

柒 王小波起事 251

焦四焦八 / 252	梅山峒蛮之变 / 253
说“陨获” / 256	抑制兵变 / 257
恐怖大王的克星 / 259	均贫富 / 261
榷茶 / 264	茶马交易 / 266
“蜀民之病” / 269	博买务 / 270
“吾疾贫富不均，今为汝均之！” / 272	孟昶遗孤与灌口二郎神 / 274
“战神”王小波之死 / 276	蠲免秋税还是吃不饱 / 278
钟离委珠 / 280	宠辱不惊 / 282

捌 失踪的李顺 285

“大蜀国”年号“应运” / 286	剑门固守有惊无险 / 287
张雍守梓州 / 289	父死于忠，子死于孝 / 291
与世无争崔遵度 / 292	屠杀 / 293
查道戴枷督税 / 295	王继恩谁都对不起 / 297
后宫与宦官不得干政 / 298	宣徽使与宣政使 / 299
陷名将马知节于死地 / 301	地方官与社稷臣 / 302

虎翼卒谋反 / 305	诏按其罪与封驳诏书 / 306
空白任免诏书 / 308	乖崖之名，聊以表德 / 310
秋光却似宦情薄，山色不如归兴浓 / 311	辣手张咏 / 312
超脱于仁愚、贤不肖之上的智者 / 315	李顺死生之谜 / 317
宋太宗下《罪己诏》/ 320	改良“榷茶”制度 / 322

玖 太宗之死 323

向契丹“请和” / 324	御戎三策 / 326
抚我则后，虐我则仇 / 328	求才 / 330
文明竞赛 / 332	太宗之死 / 334
太宗遗制 / 334	“来和天尊”的神秘流言 / 335
吕端大事不糊涂 / 337	赵元佐不见宋真宗 / 340
王继恩遇能吏 / 340	太宗的忧心与焦劳 / 342
塞浊乱之源 / 345	夭折的封禅大典 / 346
汴水抗洪 / 347	海东青与白花鹰 / 348
破解“后宫方程” / 351	慚德与大功 / 352
《宋史》盖棺定论 / 355	

壹

| 皇弟之死 |

宋太祖围困金陵旷日持久，还是不愿意无辜杀人；
宋太宗攻取太原，契丹随时可能来援，看到将士争奋登城，
他还是担心城破之后，控制不住而屠城，竟下令攻城稍缓。
富有如此这般圣贤气象的人物，会谋于密室，暗中策划，
杀害自家骨肉？

“金匮之盟”的“再传”版本

太宗赵炅，一生吞咽了三大苦果：高粱河之败，岐沟关之败，皇弟赵廷美之死。这最后一个苦果，让恪守“兄友弟恭”伦理大义的士大夫侧目，有一种诛心的说法甚至认为是他暗算了兄弟赵廷美。

赵弘殷和杜太后生有五个儿子。赵匡胤是家中老二，老大早夭；赵炅是老三，赵廷美是老四，还有一个老五，也早夭。按照以杜太后为主角的“金匮之盟”说法，赵匡胤之后，帝位传兄弟赵光义，而不传儿子赵德昭。这样，执掌乾纲者在二代之后，还是成年君主，不至于出现后周柴荣之后，孤儿寡母无法控制最高权力那种弱势格局，大宋似可因此避免因权力失衡导致的国家动乱。

太宗之后呢？于是，“金匮之盟”的故实中，又有了另外一个“再传”版本。也即由太祖传太宗，太宗再传兄弟赵廷美，赵廷美再传太祖之子赵德昭，由此大宋帝王重新回到太祖谱系。

这个说法来自于时人王禹偁。

王禹偁是太宗、真宗两朝的文人，有一部传为他所著的《建隆遗事》，“再传”说，就是由此书发端。

书中讲述了一个近于传奇的故实。

说赵匡胤对杜太后非常孝顺，对兄弟非常友爱，这种孝顺和友爱，几乎“旷古未有”。

有一次，赵匡胤在“万机之暇”，抽空召来晋王赵光义、秦王赵廷美，皇子南阳王赵德昭、东平王赵德芳，以及皇侄、公主等，到杜太后的房阁饮宴。书中有解释说，秦王赵廷美，乃是宣祖赵弘殷的第三子，也是杜太后亲生。有传言认为赵廷美是太祖的乳母所生，从王禹偁的说法来看，显然不是。

一家人聚会非常和睦。“酒酣”，太祖对杜太后说：

“我百年之后要传位给晋王，让晋王百年后再传位给秦王。”

杜太后闻言大喜，说：“我久有此意，但不愿意说出来。我要万世之下，人们会传颂一个妇人生了三个天子！你这番话真是大孝，‘成吾之志’！”说罢，让晋王、秦王赶紧离席，拜谢大哥。太后又对太祖两个兄弟说：“今天的皇上，过去以布衣身份侍奉周室，曾经多次力战争取功名，那真是‘万死而遇一生’，这才做到节度使。等得到天命，做了皇上，这么多年来，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征讨，没有一个月不在打仗，真可以说是‘历尽艰危，方成帝业’。你们俩没有功劳却安享尊荣，成就大的爵赏，应该知道幸运。以后，各自都不得有负于陛下！”然后，对秦王赵廷美说：“我不知道秦王百年后，又将基业托付何人？”

秦王当即回答：“愿立南阳王赵德昭。”

杜太后闻言又是一喜，道：“是了！是了！”又说：“传位事，陛下能有此意，我能料到，但这也是天意！他日，你们各自都要按照今天说的这个约定做，不得逾越——逾越这个约定，‘罪同大逆，天必殛之’！”

赵匡胤听到这里，马上要儿子赵德昭来拜谢杜太后。

在一场家宴中，“再传”模式被建构起来后，杜太后还不放心，又对赵匡胤说：“可以替我将赵普呼来，令他以今天的约定写一篇《誓书》，与你们兄弟依次传而收藏。还要选择一个吉日，将这个约定上告天地、宗庙。

陛下认为是否可行？”

赵匡胤答应下来，当即召赵普入宫，让他来草拟这篇《誓书》。但赵普推辞说自己不善于作文，于是又召翰林承旨陶谷前来拟文。

王禹偁书中说，这篇《誓书》交给晋王赵光义也即太宗赵炅收藏；等到赵匡胤驾崩，赵炅又将《誓书》交付秦王赵廷美收藏。但后来赵廷美“谋不轨”，“幽死”（幽囚或幽愤而死），《誓书》藏于禁中，最后不知道下落。太祖之子南阳王赵德昭也因为犯事，被“逼令自杀”，于是“传袭之约绝矣”。

这个传奇故实，讲述的“赵匡胤—赵光义—赵廷美—赵德昭”再传模式，有很多漏洞，与后来发生的“史实”，有难于理清逻辑的地方。譬如，让陶谷来草拟《誓书》，天下几乎无人相信。陶谷有躁进之习，品德不佳，乃是太祖太宗都不喜欢的人物，怎么会召他来做如此机密大事？此外，赵普也并非不能拟文，他有若干上疏，文辞典雅丰赡，也是一才子，如有这大功勋，他更不当推让。此外，陶谷若做此事，他留下的各类传世文件中，当有透露，但迄今找不到星点蛛丝马迹。故陶谷拟文事，必假。

传奇故实中还说秦王赵廷美先“幽死”，南阳王赵德昭后“自杀”，这个时间就不对，因为赵德昭自杀在太平兴国四年（979）八月；赵廷美出事被罢官是在赵德昭自杀三年后的三月。《建隆遗事》记录的这个故实，在时间、人物、身份说明上，都有令人生疑的地方，所以此事历来被人打量，不敢肯认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作者李焘就在引用这个故实后说，书中语言很多鄙陋之处，不像王禹偁的风格，因此“不可据信”。但李焘也同时认为：史上记录太宗之事，赵廷美做开封尹、赵德昭领贵州防御使，正与太祖传太宗之前，让太宗先领睦州防御使，后又做开封尹的行迹一样。先领一个防御使，而后再做开封尹，这样经由历练，就可以顺利接近帝位。因此李焘说：“恐昭宪及太祖意或如此，故司马《记闻》亦云太后欲传位二弟。盖当时多有是说也。”恐怕昭宪太后也即杜太后和太祖当时的本意确实如此，所以连司马光《涑水记闻》也说太后要传位给太祖的两个弟弟，

那是因为当时很多人有这样的传说。

李焘的结论性意见是：虽然这个传奇故实不可据为信史，但也“不可全弃”。他给出的方法就是“两存其说”，并且相信太祖太宗的盛德，自能在后世为人明了，哪里是诬言，应该有人知道。

我的结论性意见是：“金匮之盟”可信。杜太后确有赵匡胤之后传赵光义之提议；而赵光义传赵廷美，再传赵德昭，这个约定则未必为真；但一定是有种宫内说法，涉及这个模式。而赵廷美、赵德昭也应该知道有此一说。比较有意味的是：赵廷美可能在认真期待此说的现实实现，在后来的记录中，他甚至也有推演此说成真的努力。这样，就有了觊觎皇位的权力再分配心思和动作。按照后来的逻辑倒推，赵廷美可能做事不谨慎，且有被他人“阴谋拥戴”的绝大可能性。但故实逻辑开始有了起点的时候，那就只能走向一个个节点，最后走向终点。逻辑起点，是“业”是“因”，节点与终点，是“果”，一个个“果”。在地球上，在金星与火星之间的这个星球上，无人能逃避因果。因果是宇宙绝对规律。赵廷美“觊觎”是“造因”之始，“幽死”是“结果”之终。

而赵普与卢多逊，这两位大宋名相，则是赵廷美“幽死”的大力推手。

《建隆遗事》中的顾命大臣

还是要说到王禹偁和传为他著的《建隆遗事》。

他的书中，赵普和卢多逊几乎相当于赵匡胤的“顾命大臣”。那又是一个近于传奇的故实。

说赵匡胤似乎知道自己就要“晏驾”，此前一天，就派中使宦官“急召”两位名相入宫。在皇上寝阁，二位到了皇上病榻前。赵匡胤说：“我知道我这病肯定是不能医治了。我要见二位爱卿没有别的，因为有几件事

还没有来得及施行，你们拿笔墨来，记录我的话，我死后一定要尽力施行，如此，我‘瞑目无恨’了。”赵普等记录的几件事，都关系“济世安民之道”，赵普、卢多逊二人看后，不禁呜咽流涕说：“这些事，我们都会依照圣君您的宏谋来执行，但有一件大事，还没有看到陛下指示。”老赵问何事，赵普等回道：“大宋还没有立太子，陛下如果有万一，诸王之中应该立谁啊？”赵匡胤说：“可立晋王。”赵普二人说：“陛下艰难创业，最后国家有了升平气象；如此，自应由圣子受命为帝，不可从诸兄弟间论此事啊！臣等担心一旦如陛下决定，大事一去，那可就不好回环啦。请陛下考虑成熟。”赵匡胤说：“我不忍违背太后的‘慈训’。太后的意思是海内已经小康，但更应选一位‘长君’而不是‘幼君’来管理天下。我意已决，请诸公好好为我辅佐晋王。”说罢，令人取出御府的珠玉金器等赐给赵普、卢多逊，让他们回到自己府邸去了。第二天，太祖崩。

此后，太宗知道赵普等人有这样一番不利于自己践祚的议论，对这二人就有了不满。等到正式继位后，就因为卢多逊与秦王赵廷美“谋逆”事有牵连，将他贬死在岭表之地；赵普则因为有宫中妇人的暗中相助，免予一死。

大意如是。

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的作者李焘不信这个说法，认为这个“顾命”说法与前面的“再传”说法，文字间相矛盾，好像赵普不知道有个“再传”的说法似的。另外，太祖驾崩时，赵普已经罢相，正在外地做节度使，不可能与卢多逊同时为相。

李焘的结论性意见是：这一段故实，大有“污蔑君父”之恶，很有可能是卢多逊亲党干的活儿。因为赵普得罪人多，更与卢多逊不和，故“卢党”大肆诋毁赵普，托名王禹偁，将这些事窜入到《建隆遗事》中。王禹偁乃是直言人物，多次遭遇太宗贬黜，所以“卢党”群小借机来做此事，扩大影响，耸动视听，嫁祸赵普。

我的结论性意见是：确如李焘所论，但赵普劝谏太祖不要传弟而传子，

也即改变“兄终弟及”模式，回复“父死子继”模式，应确有此事；卢多逊在心理天平上倒向赵廷美，并与之密切来往，商讨大计，也应属实；赵普与卢多逊关系恶化，更是实有其事。不同的是：一系列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，已难考证，但根据后来史实倒推，则不难看到，这一段“顾命”故实，有与史实呼应的情节关系，就事件逻辑而不是具体细节而言，并非向壁虚造。

为赵炅辩诬：太宗不会谋害亲侄

赵匡胤的两个儿子都不幸早死。

赵德昭，太平兴国四年（979），太宗“乘胜取幽蓟”不利，不予颁赏，他劝谏叔父要及时颁赏，遭遇太宗冷嘲训斥，自杀，年三十二岁。南宋时，他的九世孙是宋理宗，十世孙是宋度宗，十一世孙是宋末三个幼主。

赵德芳，太平兴国六年（981）病逝，年二十二岁。南宋时，他的六世孙是宋孝宗、七世孙是宋光宗、八世孙是宋宁宗。坊间往往称赵德芳为“八贤王”，事实上不确。他死得确实太早了。

南宋，从孝宗开始，帝王谱系回归到太祖一支。这是后话不提。

但是因为太祖这俩儿子都在青年时期死去，于是，赵廷美有了不安。

按照古来帝王辣手传统，父子相残、兄弟互害的故实太多了。唐太宗一手导演的“玄武门之变”，更是人所熟知，赵廷美也应该不陌生。他在不安中有些不知所措，一些动作也往往令人生疑。

赵廷美不安，可以理解。但将赵匡胤两个儿子之死理解为太宗所害，此事在大宋朝很难定谳——没有真实证据，不合推演逻辑。

我不信太宗谋害侄子说，认为这类说法还在“阴谋论”窠臼中打转。“阴谋论”中，最常见的一个说法就是：赵德昭、赵德芳，如果不是被谋害，怎么会那么年轻就死掉？

读五代史、读宋史，会发现，那个时代，早夭的人物太多了。就这个问题，我愿意为赵炅辩诬。看看赵炅他自己的儿子，就知道，宋初，早夭几乎是一个常见的生命现象。

太宗有九个儿子，长子元佐，次元僖，次即真宗皇帝，次元份，次元杰，次元偓，次元偁，次元俨，次崇王元亿。

长子赵元佐疯癫半世，却获长寿，到仁宗天圣五年（1027）去世，年六十二岁。

太宗二子赵元僖，是太宗非常喜爱的一个儿子，年纪轻轻时，就被任命为检校太保、同平章事，封广平郡王，后又进封陈王，改名赵元佑。赵元佐疯癫后，太宗已经有意要他来继承皇位。雍熙二年（985），以赵元僖为开封尹兼侍中，进封许王，加中书令。这是立为太子的节奏。淳化三年（992）的一个冬天早晨，元僖早入朝，正坐在大殿旁的一个庐幕中等待上朝，忽然觉得身体不适，就直接回府邸了。太宗知道消息后，赶紧起驾去看望儿子，但元僖病已重。太宗呼叫他，还能勉强应答，一会儿工夫，薨，年二十七岁。

史称“上哭之恸，废朝五日”，太宗哭泣得十分悲痛，五天没有上朝。

元僖“姿貌雄毅，沈静寡言”，他做京兆尹五年，“政事无失”。他死了以后，太宗一直追念不已，常常“悲泣达旦不寐”，成宿地痛哭，以至于不能入睡。甚至，还专门写了《思亡子诗》给近臣们看。

元僖之死，还有另一种说法。

说元僖尹开封府时，太宗选了一批名士如吕端、张去华等人辅佐他，又为他娶了功臣李谦溥的女儿为妻。但元僖不喜欢李氏，却迷恋侍妾张氏。张氏绰号“张梳头”，应该是一个讲究发型的美女。但这个女子心肠狠毒，智商不高，很想谋害李氏，自己来做夫人。淳化三年太宗生日前，家人要做寿礼。张氏预先花了万金请人制作了一个带有关机的黄金酒壶，一部分装美酒，一部分装毒酒。到了早上入朝见太宗时，元僖夫妇要率先上寿，张氏就为二人斟酒，先给元僖倒了美酒，又给李氏倒了毒酒。但没有料到